

坚守高地，唱响强军大风歌

——写在第八届“长征文艺奖”评选揭晓之际

■刘笑伟

一

今天，第八届“长征文艺奖”揭晓了。其实，这是《解放军报》“长征副刊”设立的一个非常简朴的奖项。但同时，这又是一个令许多作家瞩目、令很多读者“高看”的奖项，有的获奖作家所在地、市的党报，用头版头条刊登过获奖消息；也有不少作家在寥寥百字的简历中，还不忘提及曾获得过某届“长征文艺奖”。

为什么要设立“长征文艺奖”？就是为了奖励上一年度“长征副刊”刊登的优秀作品，以提升文化副刊的刊稿质量和艺术品位。

“长征文艺奖”评选的标准是什么？一句话，就是作品的质量。为了体现公正性，本报同仁的作品一概不参与评选。

为了奖励文学新人，近年来，我们还加大了新人新作的获奖比例。

这些获奖作品，作为上一年度“长征副刊”发表稿件中的优秀代表，从一个个不同侧面折射出人民军队在强军兴军征程上向前迈进的身影。

放眼望去，“长征文艺奖”推动了“长征副刊”的坚守与创新，使其正在军事文学的沃土上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

群众渴望了解人民军队，所以关注《解放军报》的“长征副刊”；官兵需要精神滋养，所以愿意品读散发着精神光芒的文学作品。

《解放军报》在创刊号上就开始刊登文学作品。之后，逐渐有了自己的副刊品牌：“文化副刊”“进军号”和“文艺园地”，1975年底更名为“长征副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长征副刊”关爱有加，不时有诗词等文学作品在“长征副刊”上发表。战功卓著的将军们，常将自己的作品寄给“长征副刊”。军内外作家艺术家也对“长征副刊”情有独钟，经常

惠赐稿件，一篇又一篇精品力作，通过“长征副刊”走向全国读者。可以说，“长征副刊”自创刊那天起，就通过文艺作品焕发精神力量，激励着全军官兵以高昂的士气不断向前迈进，助推着人民军队不断攻坚克难，在改革强军中一次次实现跨越，凝聚起全军官兵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如火激情和战斗情怀。

今天的这个版面，已是“长征副刊”的第4862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不仅仅代表着4862张报纸版面所汇成的激荡的长河，更代表了我国军事文学沃土上的辽阔与丰饶。4862期版面，不仅见证着一代代“长征人”的初心，挥洒着每一位编辑的汗水，更展现着中国军事文学的坚韧与顽强。

换言之，“长征副刊”不仅仅是一张报纸的版面，更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一种情感的凝聚。

二

去年7月1日，我们刊发了报告文学作品《初心如此壮丽》，讲述了1920年早春，陈望道在家乡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精彩故事。那墨汁的甜味，正是信仰的味道，也是一位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境界与价值追求。

“长征副刊”自创刊以来，一直坚持用文艺作品润物无声地传承红色基因。当年，在长征途中的冰天雪地里，顶着“混沌迷蒙的飞雪前进”的红军队伍里，那位为了他人而自己衣着单薄最后被冻死的红军军需处长，感染和激励了多少读者！其实，这篇题为《丰碑》的作品，最早就刊发于“长征副刊”第488期。本次获奖的《山中怀玉》《阅读父亲》《寻找功勋士兵》《“听风”英雄》《流淌的红脉》《写在朝霞上》等作品，都是用今天的视角，生动的语言，重新讲述着传统故事，续写着红色传奇，力

争通过精彩而感人的叙述，打通历史的隧道，让红色血脉奔腾流淌。

在全媒体语境里，以文学的手段塑造英雄形象，彰显血性情怀，也是“长征副刊”一直肩负的重要使命。报告文学作品《永远的军姿》讲述了老英雄张富清坚定信仰，淡化名利的人生故事，《重返战位》讴歌了用生命守护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的老兵姜开斌等人的英雄壮举。

把笔墨投向基层官兵，把镜头对准演训场练兵备战的火热生活，这是“长征副刊”一直大力倡导的。话剧缩写本《前线》及其相关评论，以历史的纵深感对照现实，鲜明提出“要把自己定位于明天的战争前线进行锻造并做军事斗争准备”。《突击，突击》聚焦于“北斗”攻坚团队敢于亮剑、勇于冲锋、无惧挑战的英雄胆魄。《迎着亚丁湾的海风》《只为下一站高飞》《群山的心跳》《我们点亮星空》等作品，直面练兵备战一线，真实刻画官兵的昂扬斗志和铁血情怀。

在此次获奖作品中，我们欣喜地推出了一批年轻作者的作品。在《春天浪漫曲》里，我们听到了青春的心跳，以及军营里的浪漫。那些“亮晶晶的彩纸从舞台上空大把大把地飘落”，何尝不是战士们放飞的心情。在《焰火星河》里，我们看到了高原军营里，刚刚巡逻回来的青年军官，用“信号并不好的手机”，向爱人直播新年焰火。“他们钟情于焰火，却爱成了星河”。这是戍边军人用青春和生命写出的诗句。

当前，各种观念风云激荡，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作为党报副刊，必须把引领文艺风尚作为重要职责。在获奖作品中，我们刊发的《写出历史的丰赡与宏阔》《时代坐标与精神史诗》《中国军事科幻片还会远吗》等文艺评论，全方位、多视角地对军事文艺的走向做出判断，发出自己坚定而嘹亮的声音。

三

我们正处于强军兴军的新时代，这样的时代给军事文学以更加丰赡辽阔的题材和视域。纵情讴歌强军新时代，理应为军事文学的主旋律，而这旋律里应该包含着更加昂扬的基调，更加丰富的语言，更加独特的视角，更加多彩的样式。

全媒体时代是信息传播的历史趋势，文化副刊做好媒体融合发展的大文章，在网络时代保持自己的影响力，最关键的是提高作品的质量。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长征副刊”的传播力、影响力在稳步扩大：在各类年度文学选本里，“长征副刊”的作品不时出现；“学习强国”“中国作家网”等主流网站和学习平台经常从“长征副刊”转载作品；《求是》杂志和《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也转载或摘登了“长征副刊”发表的作品……“长征副刊”也受到官兵的喜爱。训练之余读几篇文艺作品，给精神“充氧”，成为官兵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与其说是读者给予我们的褒奖，毋宁说是赋予我们的沉甸甸的责任。

8年前，在颁发首届“长征文艺奖”时，我们提出了：“在感恩时代的同时我们也在思索着，在文化市场更加繁荣、官兵文化需求更加多样，而文学创作尤其是军事文学创作面临严峻挑战的境遇中，如何坚守和巩固先进军事文化的高地？如何使《长征》这一享誉军内外的文化品牌焕发出新的活力？如何在这方文学摇篮推出更多的佳作新人？”8年过去了，这依然是我们不断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长征》从未有穷期。耕耘着军事文学的厚土，助推着强军大潮的涌动，关注着官兵期待的目光，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办好“长征副刊”的责任。这份责任也是自豪与期待，让我们在“长征”路上坚守高地，勇毅前行。



第八届“长征文艺奖”获奖篇目

(按作品体裁分类、以发表时间为序,共50件)

报告文学(14件)

《群山的心跳》	王前
《“听风”英雄》	邱树添
《迎着亚丁湾的海风》	黄海涵
《河那边的战友》	蒋殊
《初心如此壮丽》	何建明
《永远的军姿》	徐剑
《寻找功勋士兵》	吴东峰
《我们点亮星空》	姚社纯子
《阅读父亲》	蔡小东
《重返战位》	王玉磊
《一个共产党人的父女亲情》	马晓丽
《为了和平的天空》	余艳
《突击，突击》	张子影
《只为下一站高飞》	郭晓晖
	樊盛辉 吕超
	岑宜宇
	赵雁

散文(12件)

《那年春节》	贾永
《河流仍在流淌》	霍俊明
《从这里出发》	范咏文
《生命的写照》	朱秀海
《厚赠》	刘兆林
《生命里的祖国》	剑钧
《流淌的红脉》	李瑾
《山中怀玉》	江子
《杨家的饺子与茶》	李明顺 赵奎
《我给最美退伍兵敬礼》	陈文山
《原上有骏马》	袁山山
《英雄之心》	何鸿
	徐贵祥

小说(7件)

《雪花为什么洁白》	韩光
《一支队伍路过乔家屯》	乔迁
《春天浪漫曲》	冯骥
《焰火星河》	贾斌
《风中的战马》	黄振明
《礁盘》	陆颖墨
《跑道边的对话》	纪炫慧

诗歌(3件)

《听长调的士兵》	艾寇
《写在朝霞上》	杨清茨
《重走长征路》	黄亚洲

文艺评论(8件)

《宏阔壮美的航天“史记”》	丁晓原
《中国军事科幻片还会远吗》	王海建
《关于军旅诗的一次通信》	谢冕
《写出历史的丰赡与宏阔》	丛治辰 杨庆祥
《时代坐标与精神史诗》	李壮
《军旅文学砥砺前行见证》	刘红
《战鹰这样练就羽翼》	徐怀中
《奋斗之志 宏远之情》	官玉华
	王争亚

故事(6件)

《前线》(上、下)	孙广远
《高原军人·说不出的情由》	刘恒武 周唐
《“小机枪”的故事》	朱凡
《炮阵》	马可鑫
《高原志》	王树仁
《李延培：堪比杨子荣的剿匪传奇英雄》	柳力子
	任逸飞
	褚银
	谢浩

在离天最近的地方

■党益民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雪山，冰凉
挂在上面的诗，滚烫
你吻过的钢盔，我戴在头上
不让死神靠近
英雄倒下，河水滔滔
流的都是英雄泪，高原兵的英雄花
不在胸前，而在脸上
开了一朵又一朵

越往西，风越硬，人越稀
面对空寂的荒漠，真想嘶吼一声
让草长出来
我想问问珠穆朗玛
你赤裸地站在高处，冷不冷
山，雪白，仰卧着
等待日月入怀

那山牵着一河，昂首朝前走
走着走着，河就丢了
风很自由，但她的走向
有时由山谷决定
高傲的雪山，也会侧着身子
给寒风让路，害羞的南迪巴瓦峰
总是躲在云朵后面
不让人看见她的真容

高原的太阳，离你很近
能透视你的灵魂
那棵柞树，伸长脖子问天空
啥时候下雨
干涸的河床，渴望雨来滋润
却被一场雪掩埋

戈壁很平，阳光下
没有阴影
哨兵走下山岗，拎着几颗星星
去唤醒沉睡的黎明
冈仁波齐踏起脚尖
想着珠峰身边，有没有白云缠绵
无人区里

能听到一声鸟叫，那该多好

人迹罕至的地方
看见一只小鼠兔，都想招手招呼
走过沙漠
脚印被风抹平，好像没有走过
云端上的路，朝下窥望
看看是否有人来
白昼寂静，黑夜里，藏着繁华的梦

你在山下，月亮在山上
你在山上，月亮在天上
你在高原，爱人在远方
高原上的爱情，可以爱着生
也可以爱着死

白天兵看兵，晚上兵看星
看着看着，就退伍了
穿堂风，趁我发呆时
推开了思乡的门
故乡在东我在西
中间隔着，一场梦的距离
高原缺氧
失眠的时候，诗会悄悄走来

拉萨河水很清，掬了一捧又一捧
洗不掉脸上的高原红
月光再温柔
也抚不平，额头的皱纹
站在雪山山顶上，扯开嗓子唱
无人欣赏
闪光的青春，散落在草地上
后来，被雪收藏

荒原上，不会迷路
因为没有路
西面是条狗，驯犬员退伍后
它呜咽了好几宿
高原上的风，跑过了旷野的石头
刮不走心头的乡愁
从高原下来，下意识地
抖一抖肩上的雪
回到内地，湿气扑在脸上
深呼吸，享受醉氧



万山红遍 (中国画)

黄进联作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每每来到喜马拉雅山麓，总能看到漫山遍野的红杜鹃，盛开的时候像早晨的朝阳一样火红壮美。

官兵们说，这里的红杜鹃是英雄的鲜血染就的，它是祖国边关最美的风景。

在红杜鹃最茂盛的地方，有两座小小的坟茔，是官兵们为了纪念两位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悄悄堆起来的。

烈士守卫着杜鹃林，杜鹃林默默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那是一次挑战极限的高原之旅。西藏的冬季漫长而寒冷，尤其春节前后冰雪封路，公路上几乎只剩下运输物资的迷彩车队。部队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探索实战化训练之路。因为驻训地不能囤积全部物资，只能依托运输力量进行全天候保障。某特战旅军官杨超和士兵张瀚，就是在这个时候请缨参战的。

“我是军需营助理员，应该带队前往。”

“我是运输连驾驶员，又是共青团员，我要用行动争取入党。”

车队出发了，杨超坐在驾驶员张瀚的车上，车队行驶了数百公里后来到日

边关的红杜鹃

■马三成 雷卓立

喀则市附近一个煤场。那天不凑巧，装载机坏了，不能前推只能升降卸煤。杨超说，既然是大块的煤，那咱就住装载机斗子里抱吧。

杨超和张瀚的车拉的本是办公用品，但他俩一直帮助其他驾驶员往车上装煤。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把几台大车都装满了块煤。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从煤堆里钻出来的，连口水都是黑的。

车队沿盘山道下山。因张瀚经常跑这条线路，杨超和张瀚的车行驶在最前面。盘山道里高外低，路上还有积雪和暗冰，就在一个转弯处，行驶在前面的卡车因刹车打滑不幸翻下山崖。

车队停下来，战友们疯了似的冲下山崖。山崖有几十米深，战友们把杨超和张瀚从沟底救上来，连抬带抱，沿公路拼命往驻地县医院跑。带队领导边跑边打电话，很快，医院的救护车到了。战友们轮换抱着他俩受伤的头，鲜血把他们的衣服都染红了。

不了……已经任正连五年半的杨超马上说，没关系，自己还年轻可以放一放。说完，就跑去继续发放被装物资了。

卢睿昕是杨超的妻子，2014年8月，他们在部队举办了集体婚礼。那天快要举行婚礼时，另外七对新人到齐了，却怎么也找不到杨超了。当卢睿昕穿着婚纱走到炊事班帐篷时，发现杨超正帮炊事班准备集体婚礼的婚宴菜品。

看到新婚妻子有些不高兴，杨超憨笑着说：“我看他们忙不过来，就顺手帮帮忙。”后来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拍照时，杨超深情地对妻子说：“爱工作才能爱生活，爱生活才能爱亲人，我喜欢我的工作！”

杨超牺牲的前两天，卢睿昕给他打电话，电话那头是杨超忙碌的声音：“老婆，我现在有些事，晚上陪你聊。”

晚上11点左右，杨超打来电话说，后天要给驻在山上的弟兄们送物资，等他回来把单位的事处理完就申请家属来队，让她和小孩来部队过个年。可是没想到，那次电话却成了他们最后的诀别。时间过去两年了，卢睿昕仍不愿相信杨超真的走了，她只是觉得他太累了，需要休息……

杨超和张瀚牺牲在喜马拉雅山麓的杜鹃林旁，杜鹃花还在繁衍怒放，这是祖国边关最壮丽的风景，更是官兵们缅怀英烈，用信念坚定守护的地方。



长征

第4862期